



老報紙

□李曉



凡塵曉遇

專欄

我们这个城市里有一个70来岁的老头儿，人很普通，面色肃穆，衣着大多深色发旧，眉骨凸起，有几根长眉毛誓不罢休地蹿出来向外生长，头发花白，远远望去如撒满了霜。

他就是老王，是城里从前的一缕月光，他在城市里有一书屋，2万多册书是他大半辈子藏购的年代久远的各类书籍。在媒体记者的报道中，老王的书屋是一个旧时光陈列馆。让我们去看看老王的书屋有些啥——民国年代的教本，抗战时期的报纸，中国古代小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

的世界名著，某个老先生自费出版的古诗诗词集，一个退休老奶奶戴着老花镜用毛笔誊写的家谱，一本发黄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被摩挲得起皱卷边……

老王而今在书屋低价出售这些旧书，有各路淘书者挑挑拣拣地购买，也有城里的民工，东张西望中来到老王屋子里，靠在堆满旧书的墙边打个盹。每当淘书者离去，老王就要目送着他们消失在视野尽头。老王感叹说，他在这里等着有缘人的光顾，为的是让书的寿命，在他们那里能够更长一些。

这样的书屋，一个在故纸堆里顽强生长寂寞蔓延的角落，是城市里的一块寂静绿洲。偶尔凝望一眼，会有一层薄薄青苔浅覆盖灵魂里的湿润蔓延。

去年冬天，我去一家档案馆，看到了几张民国时期的老报纸。掀开报纸，粉尘呛鼻，故纸味扑面而来。纸张已泛黄，变得薄脆，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那报纸的刊名，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望着那敦厚的字体，孙先生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浮现眼前。

在那些出版的报刊上，我看到了宏大叙事，比如救国的硝烟，热血青年上街抗议的声浪。也有市井老墙下，鸡飞狗跳油烟滚滚热气腾腾的生活，在文字里被描述得活灵活现：某条马路上昨天出现劫匪；鸡瘟来袭；乡下王老五用土枪打死一头伤人的野猪……还有名目繁多的广告：置业声明、布匹、咖啡厅、麻风药丸、航空机票、齿科、电影预告。在一本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杂志上，还有醒目的婚庆广告，新郎姓马，新娘姓朱，竖排的繁体字，千里姻缘，天作之合，施先生、许先生、黄

滴水藏海

□张跃

身处内陆腹地的人，看海的机会不多，大都有向往大海的渴望。

我生长在西南一隅，没见过大海，也一直向往大海，有时真到了魂牵梦萦的地步。但隐身在江湖，这渴望就一直止于梦想。1994年路过上海，逗留期间，曾探寻过看海的路，但因时间太短，没能如愿。路过宁波时，徒步十几里去看海，因为到了海岸边，眼前却是一望无际的泥泞，海水线远在天边，遥看就如一条细线，苍茫而模糊，难解我的恋海之思。后来，到北海银滩，隔海近了，虽有风有浪，海味却不浓，在我心里依旧算不得大海。因此，我对大海的思念愈久，对海之渴望也就愈烈！

很佩服江南的人，他们聪明，会巧思、能变通。他们看山，决不拘泥于非得去找崇山峻岭，对山的思恋浓了，看看低矮的山峦也能满足，甚至看看假山也能得到苍茫之味道、风雨之神韵。我想，这大约也是和他们会巧思、能变通有关吧。

曹雪芹对能巧思会变通就领悟得十分到位，他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之口对《男祭》里的王十朋进行了批评，说他，“要祭祀亲人，不拘哪里舀碗水看着哭去罢了，非要跑到海边”。看看古人，才发现自己“不通得很”：思海恋海，非要到海边才算了一了心愿。我这“不通”，竟让这看海之思困扰了自己这么多年。

滴水可以藏海！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思看水，你将看到一个迥异的世界。滴水虽小，但它有水神、水韵、水味；它可以兴风、起浪，可以折射整个世界，可以包罗人生万象。

滴水可以藏海，想通了这个道理，就想通了人生的大半。古语说：“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世上事事可以变通地看，可以换角度地看，可以缩小或放大地看，甚至还可倒着看。如此，得到的就会是别样的风光，另一个境界，甚至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达顿悟。

佛家要求人放弃执念，其实就是要求人能变通，会巧思。“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几句偈子，为什么说它“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呢，就是它有执念在。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几句偈子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人的心中脑里“空了”，没有执念了。

世事本就变幻无常，人生短短几十年，多少事值得我们耿耿于怀，百年千年都不放下的呢？想通了这个道理，回头再看我窗台的石山，感觉果然就和先前大不相同了。当时把这感觉写成一首诗：“丘壑窗台上，低眉天下收。水掬千仞树，映弄一舟舟。冉冉春初透，袈裟寒未休。世间多少事，信手得风流。”能以小见大，韵味真的是无穷的。

滴水藏海，一个“藏”字，包含了多少人生的哲理。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旅局)

先生、姚先生同贺，想来是这四位好友出的广告费。在发黄的老报纸上，我甚至嗅到了当年上海滩上喜宴的气息。

这些老报纸，还让我耳旁隐约传来当年那些奔跑在大街上的报童稚嫩而恳求的声音：“先生，本埠特大新闻，买一份吧，买一份吧！”那些长衣长衫或西装革履绅士派头十足的先生，回过头来，施舍一般抛下钞票，买下一份报纸，坐着黄包车扬长而去。小时候，我在县城电影院看一部老电影，一个叫作三毛的流浪儿，在街头叫卖报纸，一个穿旗袍的女子，爱怜地摸着三毛光溜溜的头，那个慈眉善目的女子，买下了三毛手头全部的报纸，还多给了他几张钞票。三毛仰着头望天，呆呆地不说话，不知道是感动来得太突然，还是有什么东西哽在了喉头。在流浪求一口饭吃的途中，有那么多人世炎凉，让这个幼童独自扛着，老天慈爱，让他也感到了城中一缕暖流。

我在城里的忘年交郑先生，是一个收藏旧书旧报的人。郑先生在城里先后搬了几次家，每一次，屋里收藏的书报，都成为他首先要搬运的宝贝。我去他宅上拜访，满满一屋旧书老报，感觉一股股浓烈的旧时光味道扑鼻而来。

一张安卧在郑先生老宅里的老报纸上，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一个穿西装的男子，目光深沉，正在海船上的一张报纸。那就是郑先生的爷爷，在滚滚潮声中从新加坡回国了，因为他看到发行到新加坡的华文报纸上，有救国的呼声响入云霄。

我陪同一位老者去城郊外一处废弃的院子，那是20世纪40年代一家著名报纸的报馆，一些当年如雷贯耳的人，就在那里进进出出。可惜，除了几面斑驳的土墙，啥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我对当年老报纸的一点想象：灯火摇曳，报人们彻夜不眠，如接生婆守候初生婴儿的到来，当他们凝视着一沓沓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晨曦擦亮了天幕，他们疲惫的面容，也被瞬间照亮。当年的报纸，成为一份留存历史的草稿，在那些故纸里，也有着一些人沉重的呼吸声穿越迢迢时光而来，均匀地响起在怀旧者的耳畔。

故纸，从岁月的封面上缓缓褪下，却在看不见的封底，成为永远的怀念。故纸，是袅袅乡愁里漫天飞舞的一页。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热心的房东

□罗光毅

只为看一眼心心念念多少年的那一片金色胡杨，只为看一眼胡杨那“生也一千年，死也一千年，不朽也一千年”千古传唱的形象，在胡杨最好的季节，我去了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

风景醉了我，风景震撼了我，还有比风景更让我记住的是一位热心房东。

第一次跟团游，就体会到了“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是啥滋味。从兰州出发算起，过张掖，过嘉峪关，到额济纳，然后原路返回兰州，每天清晨五六点钟出发，晚上九十点钟吃饭，睡下已是夜半时分，吃得咋样，已不是跟团游客关心的主要问题，住宿的好坏才是重要的。

一路上，关心住得好不好，跟关心景点风景好不好一样重要了。到额济纳旗那天，晚餐后导游告诉我们当晚住民宿。

大巴车载着一车游客驶进一个小区，谁也不知道今夜能不能睡得舒服一点。下车后，我们四人一组拎上行李，就跟着房东走了。夜已深，静谧的小区里只听见此起彼伏的行李箱滑轮滑过地面的声响，然后消失在各个楼栋的单元里。

房东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汉子，领着我们来到一栋楼前，爬上三楼，打开房门，房东热情地说：“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到我家作客。”我们进入房内，放下行李，按照规定完善了入住手续。

房东随后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卧室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新换的，卫生间里的热水器、沐浴露、洗发水、香皂、肥皂、吹风机、洗衣机都是可以用的，厨房里有净化水，可以烧来泡茶，客厅茶几果盘里水果随便吃，电视机的遥控器就放在果盘旁边的，Wi-Fi密码是我的手机号码。”介绍完后还补充一句，“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只要我能办到的都可以给你们帮帮忙的。”我说：“房东太客气了，听你这么介绍，我们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里。相信今晚肯定是我们此行睡得最满意和最舒心的一次。”房东笑笑说：“你们满意就好。”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房东：“我们住了你的房屋，你们一家住哪呢？”房东呵呵一笑：“我们住地下室。”“啊？”我们略显尴尬，赶紧致谢：“打扰你们了。”

房东仍旧笑笑：“你们远道而来，就是我们的客人，宾馆酒店住不下了，政府号召我们市民拿出自己最好的房间来接待你们，要让客人住得满意，玩得开心，记得住美丽的额济纳。”房东一席话，温暖了我们的心。

那夜，真的是我们此行睡得最踏实、最甜美的一夜。

离开额济纳，我记住了胡杨林金色的壮美，记住了胡杨生死三千年的风骨，也记住了热心房东的一片情谊。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在柳叶上发现风的影子

(外一首)

□袁鸢

天气闷热的时候
总渴望刮一阵
空穴来风，可每一次
都难以捕捉其行踪

最早发现它的影子
是在一枚柳叶上
它以自己轻轻地摇摆
带动了所有枝条的劲舞

彼此从频频点头
到后来的眉来眼去
足以看出二者之间
其实早就心有灵犀

风过留痕

风虽神秘
其实也有自己的规律
但凡它经过的地方
都会留下蛛丝马迹

树叶，野草，禾苗
从来都是正面回应
被忽略的尘埃、空气
暗地里也作出了相应的改变

它在海上掀起的巨浪
留在林中的涛声，以及
一路亲近麦穗的长吻
都是它，曾经来过的证明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芦苇

□潘昌操

见缝插针生长
江河湖泽，池塘沟壑
可见
独不见你斜倚在墙头
左右摇摆

从一首诗泛黄的竹筒上出发
一只鸟翅膀不能到达的地方
足迹却能到达

迎风起舞采采的清影
只有波涛里的白云才能看见
时光时而缓行，时而汹涌
水中央的坚守留住
逆行者，顺行者眼里的一滴泪，一颗尘埃

只有流水了解中空的韧性
只有河床才知道对浅薄的抓握之牢
只有风虔诚地听过你的歌唱
那苍老的呼喊总和苍苍及萋萋相连

这时你早白了秀发
一棵草的飞花
与天空，与大地长久拥抱
无人知道炽热的奔跑

停下来就留下来
无关季节，无关岁月
干枯的枝干下又冒出
尖尖的希望
直立，高耸，清热，解毒
铺上席子正好睡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